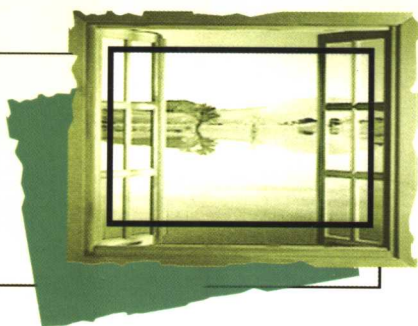


Let You Have Sharp Eyes into News

杨树立

著



新华出版社

借你一双新闻眼

借你一双新闻眼

杨树立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你一双新闻眼/杨树立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7

ISBN 7-5011-7586-1

I. 借... II. 杨...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535 号

借你一双新闻眼

责任编辑: 王纪林

装帧设计: 龚志刚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盐城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1-7586-1

定 价: 1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15)5319981

序 言

一面镜子

余振鹏

和树立先生不曾晤面的交往已有近十年了吧。我多年在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树立先生作为作者不时投稿，往来久了就成为朋友了。这次他又把他的新书《借你一双新闻眼》的初样寄来。我怀着很高的兴致通读了全书，对树立先生的了解又增进了几分。

这个集子并非单纯是近年发表的新闻报道作品的汇编，看来作者主要是从探讨新闻业务和新闻工作的角度来编选文章的，体裁也各式各样，有论文、评论、消息、通讯、特写、杂文、读书札记，还有少量乡土气息浓郁、韵味十足的散文、随笔。内容丰富多彩，杂而有章。本书的结构编排也颇具创意，例如在每篇文章的边白上，作者都要热情地和读者聊上几句，真可谓别出心裁。我在阅读过程

中曾经有过一闪念：那些与新闻报道似无直接关系的散文、随笔，是否可以删节？转念一想，不对，各种体裁都试试，文路宽广一些有什么不好。这也正是作者增进新闻写作功力之一途啊。

树立先生在盐城市从事新闻工作，先是做地市报记者，后来当省报驻站记者。虽然地处一隅，而且又是个经济欠发达、新闻资源相对匮乏的“一隅”，但是地域的局限并没有遮挡住他的视野，他在这片土地上精心耕耘，辛勤探索，思路开阔，挥洒自如，不断取得佳绩。

诚如树立先生所言，新闻是面双面镜，照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展示记者自己——你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知识结构、职业道德、采访作风……我读此书深有同感。

两篇关于新闻界前辈的文章（一篇写戈公振，一篇写恽逸群），令人过目难忘。由于作者对前辈的仰慕，笔端蕴含情思，又善于运用细节来凸显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来感人至深。特别是关于恽逸群的那篇，作者只是偶然从一个材料上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文革”前落难，曾发配到盐城市的阜宁中学，在这里默默度过了十二个年头。于是他毅然前往采访，试图寻找这位曾经名震一时的前辈留下的些许踪迹。终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采访困难重重。虽然这样，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挖掘出了一些宝贵的材料。读者不仅为前辈的崇高精神力量所感染，也深为作者付出的至诚和艰辛而心怀钦佩。我们从这扇小小的窗户里，分明窥测到了作者的情操与志趣。当一个什么样的记者，首先在于做一个怎样的人。从这里，我们

再次重温了关于新闻职业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树立先生把采访报道当作研究工作来做，这是我读此书得出的深刻印象。他对粮食生产报道比较关心，作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脑子里常装着采访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他曾跟踪采访一位种粮大户达13年之久，喜其所喜，忧其所忧，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报道。作为一个“麻雀”，他通过近距离观察，对其发展变化的每一个节点都予以关注，及时发现新问题、新情况，种粮效益差带有普遍性，这位种粮大户表现得尤为严重。树立先生采访探索导致效益低下的多种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对一位不亏本、能赚钱的种粮大户典型与一破产种粮大户的对比分析研究，写出了很有新意的深度报道，被多家报纸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同时，他也注重提高自己的新闻理论水平，结合采写实际，陆续写出的业务研究性、总结性、回顾性文章较多。通过理性思考将工作中的一些经验体会条理化，借以指导自己，也可以借此与同行交流。这类文章也尽可能写得有血有肉，绝无一般工作总结冗长枯燥之通病。本书收入的《驻站记者生存法则》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驻站之初，他觉得自己好像处在一条夹缝中，有受上下挤压的危机感。过了三年，这种感觉就完全变样：“说不定却是一条幽深的大峡谷呢！其间别有洞天，风光无限。”工作取得了主动权，有如鱼得水之慨！他是怎样摆脱被动争得主动的呢？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概括地表明了作者对在市场经济环境和信息时代下如何当好驻站记者的新思考。树立先生

喜欢琢磨问题，他写过不少人物通讯，曾经获得省及全国好新闻，有一篇长篇通讯还被江苏省淮剧团改编成六幕大型淮剧上演，但是他对人物通讯的传统采写方式却日益感到困惑，1996年即撰写了题为《怕写人物》的论文，探讨了人物报道如何更好地遵循新闻规律的问题，颇能启人心智。他就是这样，不停地思考和研究问题。

树立先生是一位多面手（或曰“杂家”），人物通讯写得好，抓新闻也是一把好手，评论、杂文拿得起，散文也漂亮。论领域，农业是他的专长，可是你若读读他写的《乒乓擂台》，也许会误认为他是一位专职的体育记者呢。他对乒乓球运动之熟悉与老到，令人惊叹；文章写得起伏跌宕，有如行云流水，仿佛一气呵成。再读读他的《记者应了解一点运动心理学》，提出了比一般体育记者见识更高一筹的问题。他的意见确实值得从事体育赛事报道的同行们重视。

树立先生学习勤奋，博览群书，尤好文学，且广读报刊杂志，不遗余力地积累知识、搜集信息，这是他获得今天成绩的基础。读过这本书，看到他在行文中旁征博引，便可知其大概。书中收有关于积累和运用新闻资料的文章多篇，足见他对于知识和资料储备的重视。

这本书是一面镜子。我欣喜地看到，它照出了作者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变化的图景，也照出了一个兢兢业业、奋发有为的地方记者的良好形象。祝愿他多出产这样的镜子。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原总编辑）

目 录

借你一双新闻眼

◎序言

一面镜子	1
------	---

◎关于学养

聆听一个中国人的呼唤	2
标题“弦外之音”新辨	7
眺望“本报特约作家”风光	12
“镜子”中的记者	14
怕写人物	16
欣赏中外老记活用新闻资料	22
驻站记者生存法则	26
记者应了解一点运动心理学	34
创造你表现事实的新方式	37
《一个种粮大户的“系统工程”》采写回顾	44
学习派尔，也学习罗塔尔	47
注重调研发新声	50

奇妙的参照系	54
见识才是第一位的	57
新闻资料五题	60
农业新闻报道收集资料的新课题	65
你的甘苦我知道	70
“文革”中的恁逸群	75
接近新闻事实的原生态	80

◎关于媒体

党报“花边消息”大有可为	86
埋没之憾	95
可笑“编辑追星族”	98
涉外新闻资料走近前台	100
编辑来信抵万金	104
“苏辛辛”、“有偿线索”与“基层来稿”	106
为我们的编辑家一鸣	109
可读才有魅力	111
“一字未改”是不是好编辑	116
副刊必须与时俱进	118
两只“多余的狗”	120
愿进入一个更加深广的绿色世界	123

◎关于试笔

要留文脉在民间	134
“上海文件”发到盐城乡下	137
难忘环卫所长这双手	139
响水农民初识防渗渠	144

为什么要歌唱	146
一个种粮大户的“系统工程”	148
差别在何处	151
借鉴名著的语感(一)	158
用海水浇灌菜园	162
喜看射阳农民排队还贷款	163
响水河夜蟹	166
三峡移民四年融入盐城社会	169
乒乓擂台	171
全国售粮模范姚开标无力续包粮田	174
别样打工 精彩人生	176
到赤道去种水稻	181
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184
新移民新生活	187
县委书记主持退还“乱收费”	190
初夏,在中国棉花第一村	192
蜂殇	196
“张黄六”地区最后一个村甩掉粮食供应证	200
盐城不再要求基层干部	
为“形象工程”带头捐款	201
“小胖子”,阳光一样温暖	202
借鉴名著的语感(二)	207
125亩稻子不顶2亩葡萄吗?	211
苏北不能失去环保优势	213
村中新事	216
聚焦干部经商现象	219
1845株进城大树死掉之后	224

新房小巷	227
500村支书重新叫响“向我看齐”	230
西南风儿	234
“风筝”千里不断线	236
盐城抢注“茉莉花节”冠名权	240
李花生	242
盐城向领导陪会说“不”	245
附(一)让领导陪会“下课”好	246
附(二)相关媒体转载及评论	248
政府“0”奖金大于100万!	249
送什么戏下乡好	253
乡村“留守派”不等于“落后派”!	256
生命的奇迹(代跋)	259

借你一双新闻眼

关于学养

聆听一个中国人的呼唤

——拜谒东台戈公振故居

今年9月，惊闻包括新华社某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报道矿难时居然收受现金元宝贿赂，而给予开除公职等处分。也是9月，笔者在东台有幸拜谒我国新闻界先驱戈公振故居。睹物思人，心情不能平静。

青砖、小瓦，安静而素净的一个小院子，不起眼地坐落在东台城一条街道的后边（鼓楼街兰香巷9~11号）。靠近了，才看清门上由周巍峙题的匾额：“戈公振故居”，才知道这里还有着一个人不寻常的处所。

进去经过一间房的过道，就是一个窄长的小院子，东侧一汉白玉半身雕像，上书：“戈公振1890—1935。”上午的太阳光线，还未照到这座露天雕像上。

名记者交友三千

进入陈列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贴白底黑字的“我是中国人”条幅和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这个从东台小城走出去的记者，在近70年前的二三十年代，采访面之广，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之众，令人吃惊。“戈公振在申报办公室工作时遗影”、“1933年11月戈公振参加马德里国际新闻会议”、“1934年8月，戈公振列席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聆听高尔基做报告”等大量历史照片均陈列于此。他曾数次赴日内瓦，接连采访英国外相张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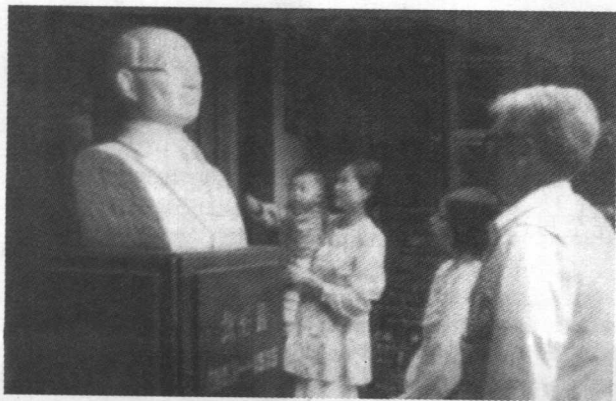
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亲近。你听，戈公振这样论说记者采访活动。

法国外长白理安以及德国外长史特莱斯曼。他又应邀参加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第一个登台发言，提出西方须增进与中国之了解。这时，我就记起了刚进馆时见到的那行字：“我是中国人。”

另一边的珍贵史料，是黄炎培、邵力子、李公朴、史量才等当时社会名流与戈先生交往的信件。还有上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胡蝶的手迹。甚至当年戈公振采访西欧时穿的燕尾服，也挂在这里的衣架上；他出国的外交护照、访苏时的记者证也打开放在这里。仿佛戈公振出访归来，才刚离开居所。

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又是这么的亲近。你听，戈公振这样论说记者采访活动：“新闻记者职业，应该在社会上人际间广交朋友”，“惟其如此，与各方面容易发生关系，即在此际，须得认清我地位，要有不屈不挠，所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之精神（戈对《申报》记者语）”。戈先生这些话，不也是讲给现今的记者听的吗？

据载，作为那个时代的名记者，戈先生以45岁



壮年去世，其丧葬费，居然还是友人筹集的。可见先生为人清廉之一斑。

感受职业之神圣

这边是戈先生的手稿了，是竖行用毛笔书写的《新闻学》。那一本，便是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00多万字的《中国报学史》。1928年4月10日《大公报》载文：“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罕见。”这本我国第一部系统新闻史专著，后来成为旧中国新闻学著作唯一有外文译书的专著，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专著。

据戈先生侄子、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回忆：“这本专著，是我的叔父积累了多年收集的史料和研究才写成的”，那时他“常向私家藏书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经常到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藏书楼去查阅资料”，“又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启事”。从郑振铎、蒋光赤等人的复信件中可以知道，他还向不少人请教过。十余年中，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书架上堆满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及剪报。他如醉如痴，使同事和朋友大为惊叹。

他在临终前还交待：“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写过，现在要请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想的就是便于读者和研究者阅读。

“我是中国人”

循着陈列的资料，看到他立下遗嘱的依次国内采访。

1931年3月，国际联盟派调查团到我国调查“9·18”事变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前往。他知道此去可能会遭不测，遂写下遗书，毅然赶赴东北。据当时一篇通讯云：

名记者戈公振君亦思一赴沈阳市内，遂乘电车至城内四平街灰市胡同和茶馆平茶，借观当地人民生活情况，乃被发觉。当时警察云集，团团包围。茶馆顾客奔避一空。戈公仍谈笑自若，笑问何事？当由警长答称：“奉上级命令，请你老到署里去。”戈即往。先是戈将赴城内时，曾向日本警署声明有案，即被捕，警察厅长三谷清（日人）颇觉尴尬。因为如将戈释放，则“满洲国”禁止中国代表入境命令，将自行破坏；如不释放，则又证明日本方面不能保护中国代表随员。终乃以汽车送戈还，警告不许再来作罢。

戈公振坚持三进沈阳城内，并采访“9·18”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这年7月，他用“K”字的署名，为报纸撰写了《东北之谜》长篇通讯，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可惜，当他第三次考察访苏归来，竟因盲肠炎手术，45岁壮年赍志而终，他的死至今仍是谜。邹韬奋记下他临终的遗言：

我刚到病房，戈先生忽睁开眼，叫我走近他……他很轻微地很吃力地说：“韬奋兄……我有几句话……”他的声音非常的微弱，且因气喘渐甚，断断续续地说，我俯着头把耳朵就近他的嘴边才听得出来。他接着说：“我的著作……关于苏联的考察记……”

我呜咽着安慰他。他很吃力，简直接不下去，停一会儿，他才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

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后来，沈均儒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

哀哉韬奋作，

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

我是中国人。

我们默默地走出戈公振故居。

社会上，上至高官显位，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可见到新闻记者。那么，今天的记者，该是怎样一副精神面貌？

这样一个故居，至今尚少有人知，亦少有人来瞻仰，太令人遗憾。

（原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12期）